

接受美学与语料库视角下儿童文学翻译的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以《柳林风声》两个中译本为例

许世嘉

贵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要

针对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本文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视角、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 对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经典儿童文学《柳林风声》的任溶溶、杨静远两个汉译本所体现的译者风格进行对比。研究自建小型平行语料库, 借助ICTCLAS、WordSmith 8.0与AntConc 3.5.8等工具, 从词汇、句法两个层面量化考察两位译者的风格差异, 并从篇章衔接角度加以定性分析, 并借助期待视野、视域融合与召唤结构三个概念分析译者风格对儿童文学译作接受的影响。研究发现: 丰富的词汇量与“儿”化称谓能有效拉近文本与小读者的距离, 短句表达更契合儿童的阅读期待, 合取连词则有助于填补逻辑空白、辅助儿童理解。本研究是一次将语料库方法与接受美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以期为儿童文学翻译的量化研究提供一种可操作的思路, 并对提升译作的准确性、可读性与接受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接受美学, 语料库, 儿童文学翻译, 译者风格, 《柳林风声》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ranslator Styl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Corpus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Shijia Xu

Abstract

Aimed 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translator styles of Ren Rongrong and Yang Jingyuan in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Kenneth Grahame's classic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nd with the corpus-based approach. A small parallel corpus was built for this study. Quantitative tools (ICTCLAS, WordSmith 8.0 and AntConc 3.5.8) are used to examine stylistic differences at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levels, while the concepts of horizon of expectation, fusion of horizons and appeal structure are applied to analyze how translator style affects reception, combined wit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ual cohes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ich vocabulary and "-er" terms of address narrow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ext and child readers, shorter sentences better meet children's reading expectations, and coordinative conjunctions help fill logical gaps, thereby facilitating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The study represent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combine corpus methods with reception aesthetics. It aims to provide an operable approach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which hold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read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ed works.

Key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Corpu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tyle,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深入与儿童文学图书市场蓬勃发展,大量优秀外国儿童文学被引入中国,而儿童作为特殊受众,其身心发展与作品可接受性均不同于成人,如何在传达原意的同时兼顾儿童接受,与译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传统翻译研究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较少关注译者主体性;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之后,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然而以语料库方法考察译者风格对儿童文学译作接受度的影响,国内研究仍显不足。

鉴于此,本文在接受美学与语料库双重辅助下,对《柳林风声》任溶溶、杨静远两个汉译本进行对比,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借助语料库数据刻画译者风格;其二,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哪一译本更易被儿童接受。全文除引言与结语外,依次从文献综述、理论框架与译者风格对比三个部分展开论证。

2. 文献综述

2.1.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接受美学由姚斯与伊瑟尔于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创立,其“读者中心”取向为翻译

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国外研究方面,姚斯继承诠释学的“期待视野”与“效果史”概念,强调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在文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2];伊瑟尔提出文学作品存在艺术极与审美极两极,意义最终由读者的阅读实践加以完成[3]。此后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改写与接受过程[4];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从历史文化语境考察翻译文学的地位与接受机制[5];图里则通过描写翻译研究指出,译者常依据目标读者的认知与审美水平调整翻译规范[6]。国内方面,马萧较早系统阐述了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强调译文应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文化背景[7];魏晓红关注文学文本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主张在翻译中保留适度开放性以激发读者的审美参与[8];罗益民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为个案,探讨接受美学视角下诗歌翻译的“归化”问题[9];朱健平则梳理了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引进与运行轨迹[10]。

2.2. 语料库译者风格量化研究

与接受美学的理论推进相呼应,语料库方法的引入使译者风格研究由印象式批评走向量化实证。贝克较早倡导以语料库描写译文的普遍特征与译者的个体印记,为译者风格的客观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1]。在国内,刘泽权等基于《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从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与平均句长等指标量化比较了四个英译本的风格差异,验证了语料库手段识别译者风格的有效性[11];胡显耀运用多维权重分析法对汉语翻译语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系统考察[12],其后又构建了涵盖数十项参数的语料库文体统计框架,进一步提升了译文风格量化的精细度与可复制性[13]。此类研究普遍以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指标刻画译者偏好,为本研究的量化设计提供了直接参照。平均句长的差异同样可在“召唤结构”的框架下得到解释。杨译本较短的句子降低了单句的信息负荷,减少了儿童读者在工作记忆中需同时维持的语义单元,使文本的“未定点”保持在儿童可填补的范围之内;较短的句法切分相当于为读者预留了更多可停顿、可想象的节奏间隙,增强了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性。相较之下,任译本较长的句长虽更具文学铺陈感,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低龄读者的理解门槛。由此可见,句法层面的量化指标并非单纯的风格标签,而是直接关涉儿童读者能否顺利完成意义填补的接受条件。

2.3. 儿童文学翻译的接受研究

儿童文学因其受众的特殊性,对译文的接受效果提出了更高要求。图里指出,儿童文学译者在翻译规范上往往受到目标读者年龄与认知水平的额外制约[6];奥伊蒂宁在《为儿童翻译》中系统讨论了儿童读者的期待、文本朗读性与阅读互动等问题,强调译者需在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读者之间加以调适[14];奥沙利文则梳理了儿童文学翻译作为一个“争议场域”的特殊规范,指出译者常出于教育目的对原作进行改写与删节[15]。相较之下,国内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翻译策略与个案赏析,跨学科与实证取向仍显薄弱。

2.4. 研究述评与研究空白

综上,已有研究在两方面形成共识:其一,接受美学为“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其二,语料库方法能够客观、可复制地刻画译者风格。但仍存在明显不足:接受美学研究与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长期并行而少有交叉,鲜见将二者结合并以量化数据回应儿童接受问题的成果;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仍以定性思辨和个案赏析为主,缺少语料库量化证据的支撑;且多数实证研究面向成人读者或普通文学文本,专门针对儿童读者期待视野的接受考察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在建构小型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融合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视域融合与召唤结构三个概念,对《柳林风声》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风格及其儿童接受效果进行量化与阐释相结合的对比研究,以期弥补上述空缺。

3. 理论框架

3.1. 语料库设计与研究工具

《柳林风声》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富诗意的儿童文学典范[16]，其中译本以任溶溶与杨静远译本最具代表性。任溶溶在中国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地位突出[17]，杨静远出身书香门第，译笔流畅典雅、生动细腻[18]。本研究自建平行语料库，主要使用 ICTCLAS、WordSmith 8.0 与 AntConc 3.5.8 三种工具：先将英文原文与两个中译本转为 TXT 并去噪校对，中文以汉字为单位、英文以单词为单位，随后进行分词、词性标注与人工校对，并通过 Paraconc 实现英汉句子级对齐，最终形成可检索的平行语料库，为后续量化统计奠定基础。

3.2. 接受美学的三个维度

接受美学以姚斯与伊瑟尔为代表[2][3]，其核心突破在于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文学接受活动，强调接受者与接受活动的能动作用，主要包括期待视野、视域融合与召唤结构三个维度。

“期待视野”指读者阅读时的审美期待与需求，与其既往经验、兴趣偏好、文化素养密切相关，包含文学期待视域与人生期待视域两种形态[19]。阅读中，作品若与读者期待完全一致易失之乏味，完全不一致则难以理解，差距适中者最易引发共鸣，优秀译作往往在部分满足期待的同时带来新的阅读乐趣。

“视域融合”源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指读者当前视域与文本历史视域在对话中相互交融[20]。译者作为原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桥梁，需先融入原作视域，再在译作中与读者期待视野相遇，唯有二者真正融合，才构成真正的接受与理解。

“召唤结构”由伊瑟尔在英加登“未定点”思想基础上提出，指文本中的意义空白与不确定性构成对读者的“应答邀请”[3][19]。朱立元指出语义单元间的空白会引发心理空白[19]，胡开宝等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叙事中断造成的语言空白与语言、结构、意象的模糊性[21]。适度的留白激发儿童读者调动经验加以填补，是文本意义实现的重要途径。

4. 译者风格对比及其对《柳林风声》接受的影响

4.1. 词汇与句法层面的风格差异

贝克指出，标记是带正字法空格的字母序列，类型指不重复的词汇，类型/标记比(TTR)是衡量词汇丰富度的重要指标[1]。两种译本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统计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见，杨译本类符数与标准化 TTR 均高于任译本，说明其用词更为丰富多样。从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来看，词汇丰富度并非孤立的统计结果，而是译者为了回应儿童读者审美期待所进行的语言建构。杨译本较高的标准化 TTR 意味着更宽的词库调用，使其能够以多样而新鲜的表达持续维持小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儿童的文学期待视域中制造适度的“新奇感”，避免因语言单一而产生的乏味；换言之，用词差异实为译者主动调适文本、贴近儿童期待视野的量化体现。

Table 1. 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表 1. 两种译本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

指标	任译本	杨译本
形符数	62722	60407
类符数	6440	8247
标准化 TTR	44.96	50.26

平均句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句子复杂程度，也能体现译者风格。两种译文的平均句长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见，杨译本平均句长(16.80)明显短于任译本(19.72)，句子更短小、更易于儿童理解；任译本则句长较长、结构相对复杂。(本表平均句长 = 形符数 ÷ 句子数)。

Table 2.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表 2. 两种译文的平均句长

指标	任译本	杨译本
形符数(字数)	62722	60407
句子数	3181	3595
平均句长	19.72	16.80

4.2. 三维度下的接受效果分析

从期待视野看，杨译本大量使用“儿”化称谓词(如鼠儿、鼯儿、兔儿、脚丫儿等)，而任译本此类词仅见三例。如例 1 中杨译以“鼯儿”“鼠儿”称呼主角，比任译的“鼯鼠”“老河鼠”更具亲昵感与童趣，更贴近儿童的审美期待。

例 1:

原文: ...calling out cheerfully, “Moly, Moly, Moly! Where are you? It’s me—it’s old Rat!” [16]
杨译: …同时不停地大声呼叫: “鼯儿, 鼯儿, 鼯儿! 你在哪? 我来啦——鼠儿来啦!” [18]
任译: …一直不停地呼唤着: “鼯鼠, 鼯鼠, 鼯鼠! 你在哪里呀? 这是我……是我老河鼠!” [17]

从视域融合看，译者需将自身期待视野融入译作。例 2 中，杨译用“累得够呛”“神采奕奕、兴致勃勃”等生动口语，任译则用“精疲力竭”“又精神又快活”等稍显书面的表达。二者都试图再现蟾蜍出现时的轻松气氛，但杨译更贴近儿童的语言期待，与儿童读者的视域更易融合。

例 2:

原文: ...the two animals were resting, thoroughly exhausted...Toad appeared on the scene, fresh and gay... [16]
杨译: …两只动物累得够呛，坐下来歇憩时，蟾蜍这才露面，神采奕奕，兴致勃勃……[18]
任译: …两只动物精疲力竭地在休息的时候，癞蛤蟆这才露脸，又精神又快活……[17]

从召唤结构看，两译本合取句均较多，译者借助连词填补语义空白、帮助儿童理清逻辑顺序。例 3 中，杨译以“先是……然后又……最后……”串联小路演变为道路的过程，任译以“先是……接着……而现在……”呈现，两者都以清晰的顺序连接降低了儿童的理解难度，体现了召唤结构对文本空白的设计性填补。

例 3:

原文: ...as the track, that had in time become a path and then had developed into a lane, now handed them over to the charge of a well metalled road. [16]
杨译: …那条被脚踩出来的小道，先是变成了一条小径，然后又扩大成一条树夹道，最后引他们走上了一条碎石子路。[18]
任译: …踩出来的小路先是变成一条小道，接着变成一条大点的路，而现在这条路把他们带到了一条很好的碎石大道。[17]

5. 结语

本文以自建平行语料库为基础,从词汇、句法层面对《柳林风声》两个中译本进行量化对比,并从接受美学视角阐释译者风格对儿童文学译作接受的影响。研究发现:词汇丰富度与“儿”化称谓能有效拉近文本与小读者的距离,短句表达更契合儿童的阅读期待,合取连词则填补了原文逻辑空白、辅助儿童理解。总体而言,本研究是一次将语料库方法与接受美学理论相结合的初步尝试,旨在为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研究提供一种可操作的量化思路,而非建立普适性的研究范式;相关结论的解释力主要限于本文所考察的两个译本与所选取的词汇、句法维度。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同时也应指出,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其一,受时间与人力所限,本文自建语料库规模相对有限,且仅以《柳林风声》任溶溶、杨静远两个译本为个案,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更广泛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仍有待检验;其二,本文的量化指标集中于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等词汇与句法维度,难以全面刻画翻译风格在叙事、修辞与篇章等层面的全部特征,量化结果需与定性阐释相互补充;其三,本研究止步于文本层面的接受效果推断,未能引入真实儿童读者的阅读反馈与实证数据加以验证,对“儿童接受”的判断仍带有一定的主观推测成分。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规模、纳入更多译本与文体指标,并结合儿童读者问卷、朗读实验等实证方法,对所提出的接受机制加以检验与修正。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1993)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In: Hermans, T., Ed., *The Translator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St. Jerome Publishing, 233-248.
- [2] Jaus, H.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3]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4]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5] Even-Zohar, I. (200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 192-197.
- [6] Toury, G. (2012)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btl.100>
- [7] 马萧. 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 中国翻译, 2000, 21(2): 47-51.
- [8] 魏晓红. 接受美学视野下文学作品的模糊性及其翻译[J]. 上海翻译, 2009(2): 61-64.
- [9] 罗益民. 等效天平上的“内在语法”结构——接受美学理论与诗歌翻译的归化问题兼评汉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J]. 中国翻译, 2004, 25(3): 26-30.
- [10] 朱健平. 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J]. 上海科技翻译, 2002(1): 6-12.
- [11] 刘泽权, 刘超朋, 朱虹. 《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中国翻译, 2011, 32(1): 60-64.
- [12]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语体特征多维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42(6): 451-458.
- [13] 胡显耀. 语料库文体统计学方法与应用[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 [14] Oittinen, R. (2000)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Garland Publishing.
- [15] O'Sullivan, E. (2005)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Special Case of a Contested Field*. Rodopi.
- [16] Grahame, K. (1983)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7] 任溶溶. 柳林风声[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8] 杨静远. 柳林风声[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9.
- [19] 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12.
- [20]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1] 胡开宝, 胡世荣. 论接受理论对于翻译研究的解释力[J]. 中国翻译, 2006, 27(3): 10-14.